

說部叢書

第四集第七編

儻

桃記



商務印書館印

僵桃記

美國克雷夫人原著

閩縣林紆同譯
吳縣毛文鍾

第一章

英國貴族中有閨秀名曰芝鶯。美絕。見者匪不傾倒。爲年十七。與一少年路白忒。雅有情素。女父爲克里佛伯爵。輕路白忒之貧賤。堅囑其女。勿近其人。夫人知阿納。亦不謂然。甚欲留此絕代麗姝。嫁諸勳戚。俾可長享其富貴。伯爵有女兄。嫁李郁隊長。隊長夫婦同赴加拿大。在加拿大中生一女。名正尼娃。已而李郁之夫人死。隊長遂以正尼娃歸英倫。旣而隊長復以疾隕。正尼娃遂依附伯爵以生。正尼娃亦絕美。年長於芝鶯四歲。享有其母之遺資。與芝

驚意氣相洽。追逐如形影。方路白忒至伯爵邸中時。正尼娃已二十一歲矣。路白忒者。爲伯爵友之兒。死時託孤於伯爵。路白忒本欲入軍隊自効。然爲年亦二十一。在自由成立之期。且學將畢業。伯爵遂延之邸中。路白忒之爲人。忠實而勇敢。其狀近俠。時校中暑假。路白忒遂歸伯爵之邸。伯爵大悅。與之把臂同行於園中。路白忒見林間有二女。因問伯爵何名。伯爵曰。吾但一女。名芝鶯。其一稍長者。爲吾養女。正尼娃。路白忒在月光燦射中。見一長身玉立之女子。引手與己爲禮。伯爵曰。此卽吾女芝鶯也。路白忒卽進與爲禮後。心念如此豔麗。爲人間所未見。因之久久弗釋。伯爵進曰。路白忒疲矣。可入私居休息。夫人曰。汝好客。吾心頗不謂然。但問此少年人。僑居吾家。將以何時行也。伯爵曰。知阿納聽之。留此。

必一兩月。吾畜之五年。初未引之入邸。且此少年學邃。爲校中高才生。且長近六尺。後此必爲勇敢之軍人。夫人笑曰。此良軍人資格矣。伯爵不知夫人囁鄙之詞。卽曰。然。吾思路白忒待此二女。確如弟兄。無他禮防之足言。夫人曰。此子與爾。或非親戚乎。伯爵曰。其父爲我良友。不能不收卹其兒。夫人亦微笑曰。然。伯爵曰。實告爾。路白忒卽爲吾子。故必力爲之地。夫人曰。彼後此投身軍籍。果居何軍。伯爵曰。必擇一完備之軍團。令投身其中。必能成爲良將。夫人曰。佳。實則夫人心惡路白忒。以伯爵禮重其人。亦不能不加附和。當此之時。芝鶯與正尼娃尙徘徊花影之間。芝鶯摘取一花。謂正尼娃曰。正尼娃。吾今日一見路白忒。心中竟有所感。所感者。爲何事。汝亦知之乎。路白忒洗洗之概。有同上古武士之容儀。且

其名字儀表容止皆侃侃一烈丈夫無齷齪煩猥之態吾似於夢中曾聞其名且爾亦讀沙士比之書其最得意者演之梨園汝曾寓目乎正尼娃曰所指何書芝鶯曰卽羅密歐與周立葉耳爾思天下女子見一生人立時與之親稔視其人較勝於骨肉爾亦信是言乎正尼娃曰容或有之天下一面如故之愛情此爲萬劫不磨之愛不易有也芝鶯曰我身今日已同周立葉軀幹固在吾心已全屬彼人矣此時吾心似有無窮之感觸得毋爲見路白忒而使吾至是正尼娃曰芝鶯汝吐辭何其質直使吾神思爲爾弗寧芝鶯曰吾於愛情一節膽力似出天然一見路白忒三分鐘中吾心似大放光明眼中有一情關巋然當吾眉睫但覺手顫心動目眩此何爲耶正尼娃曰芝鶯勿發狂言天下鍾情亦斷不如是之

易芝鶯曰。正尼娃。汝試以手按吾胸。肺葉之跳動如何者。且此時心動其中。似有節奏。汝試思何因。竟至於此。正尼娃曰。汝且入室。午餐之鈴且動。若母夫人。本喜吾輩按鈴聲而至。芝鶯曰。屋中熱惱莫堪。甚願獨行林間。聽吾胸中自奏之雅樂。吾在花影林光中。明明繪一路白忒之長身爲綠蔭所掩映。吾願矗立不去。正尼娃引其手曰。汝太固執。須知餐堂之上所見者。眞路白忒不猶愈於是間。芝鶯曰。餐堂之空氣。窒花園之空氣。充吾覺。寄相思於是間。爲女郎極暢遂之地。吾何爲舍此。就彼。正尼娃曰。飲食爲衛生而設。不飲食而但賞風光。又何能生。且爾不行。母夫人必怏怏無歡。行且通夕無寐。已而鈴聲動。二人同入。是日客之共飯者多。夫人容色極暢。芝鶯曰。正尼娃。吾日間所言。不大誤乎。初以爲路白

忒。似上古之武士。今茲觀之。亦一常人耳。語時爲聲甚微。而路白
 忒竟進與之引手。而芝鶯神思頗落漠。路白忒曰。異哉。日中相見
 似有喜氣撲人。今茲乃落落無歡意。何也。芝鶯曰。不示人以變態。
 寧非鈍根。路白忒曰。吾不審爾平時仍此落落耶。或神思流暢。不
 拘繩檢。女曰。此何定。吾得意時。卽飛颺。無事時。卽寂寞。路白忒曰。
 汝變動如此之速。令吾禮重之心。愈進而無疆。是夕聚談後。芝鶯
 之神思漸旺。似有所得於心。及登樓時。私謂正尼娃曰。今夕所見
 之武士。汝謂如何。正尼娃曰。其人不過如是。汝果鍾情於彼。後此
 痛苦將有不可言者。芝鶯作色曰。吾意所在。雖父母不能抗。故孤
 行其意。一無所怯。正尼娃曰。爾一生未嘗苦况。故出言滋易。芝鶯
 曰。吾嘗何苦之足言。芝鶯遂引正尼娃之手。仰首看月。言曰。汝力

遇。吾心不生愛情。卽無異。喝。月使之無光。

第二章

此二人初不計後此之收局。路白忒亦掬心以示正尼娃曰。吾鍾情臻於極地矣。且曰。芝鶯之可愛。竟令我長日爲之迷離。蓋芝鶯之心。視富貴勢燄。無異雲煙之過眼。其所契重。唯我一人。正尼娃不答。路白忒曰。汝能爲我良友乎。正尼娃曰。此何不可之有。蓋吾之愛芝鶯。直同性命。連類而及。何敢拒君之請。路白忒曰。正尼娃汝當助我成之。兩心相契。無中梗之人。胡得不成。顧旣可望其成。今亦不加趣倡。卽使後來有盤錯之處。吾心亦不之變。正尼娃曰。路白忒。勿躁急。遲之又久。或能遂意。今當先探伯爵之意云何。路白忒曰。必如爾所謀。今老人正在書室之中。吾當晉謁取旨。芝鶯

方在園中。汝可卽彼商之。正尼娃曰。詎芝鶯亦如是急急耶。路白
 忒曰。芝鶯之意甚暇也。於是匆匆而出。正尼娃亦赴園次。此時芝
 鶯與正尼娃相見。芝鶯以手拊正尼娃之背。曰。路白忒已往面吾
 父。汝試揣吾父之意如何。正尼娃明知此事決無成議。弗答。芝鶯
 曰。吾父度曠。吾母見狹。所惡者惡路白忒。非出貴胄耳。然路白忒
 身在行間。天下人品之貴。尙有貴如軍人者耶。爾試揣吾二親之
 意何嚮。正尼娃但以手摩芝鶯之髮。不言。芝鶯曰。果吾父弗允此
 議者奈何。然吾父平日一憑吾言之聽。此事勢在不能不成。且吾
 旣愛路白忒。吾母必重違父意而見允。正尼娃曰。他事不敢言。此
 事吾決其無成。芝鶯曰。此事弗成。其結果如何。爾能預度之否。正
 尼娃搖首不答。芝鶯曰。不允我者不如死。吾前此情竇未開。不審

情爲何事。今茲領略意味。一加斷絕。將無生趣之足言。譬如玫瑰之花。晨夕飲露。日中飽受陽光。則嬌紅可恃。今路白忒。卽我之湛露。陽光也。正尼娃曰。天下爲情而死。者實尠其人。汝久久當忘。必無他變。芝鶯曰。吾苟無路白忒。則終身無樂。夫以終身無樂之人。苟生於世。又何益之有。想吾父慈愛。必如吾意。且吾父年少用情。不與路白忒同乎。以老來之心。度及兒女。必有允我之時。正於此時。路白忒抑抑而至。語芝鶯曰。果克利佛伯爵非若父。吾決以手槍嚮之。芝鶯曰。胡至是。路白忒曰。若翁鄙我。我不堪其虐。芝鶯含淚曰。但作嗤鄙之言。尙非惡作劇。或且更甚於此乎。路白忒曰。方吾求婚時。若翁斥我。無此權力。敢發是言。因而大怒不止。芝鶯曰。吾父之於我。初無疾言厲色。一至於今。路白忒曰。怒我確也。若翁

視爾我之鍾情。有類小兒之聚語。芝驚曰。路白忒。今吾二人將如何。路白忒曰。吾二人仍自訂婚約。此世界中。決無一人。能間我兩心之膠固。爾我信誓相愛處。以死爲期。芝驚曰。然。唯二親仍梗吾議者。又如何。路白忒曰。二親弗從。則我二人。詎無自由之權力。芝驚謂正尼娃曰。爾我交期。患難決然相助。乞示我以自全之方。正尼娃曰。在法宜少待勿躁。或後此有可乘之權。路白忒曰。然。待我入軍得所事。則至而引汝同行。芝驚曰。儘爾挈我何方。吾匪不從。正尼娃曰。胡至於此。若二親愛女如命。卽以皇帝之尊。亦不敢猝然仰承帝旨。以拂汝意。夫二親之意。旣已如是。汝何急急。芝驚曰。此爲吾生第一關懷之事。亦爲第一殷憂之事。路白忒曰。吾甘以命爲誓。萬萬不欲爾有殷憂。吾前此視富貴如浮雲。今以爾之故。

殆不能不僇力以圖富貴。芝鶯卽引路白忒之手。親之。淚落如綆。路白忒欲親其頰。旣恐越禮。亦但親其手。

第三章

伯爵夫人謂伯爵曰。吾二人理宜相慶。蓋免絕大之危險矣。此少年幸而告爾。若冒昧求我。則我怒決不可遏。語時同在書室中。密商此事。夫人曰。吾不信路白忒公然敢爲此分外之求。彼空無所有。但有少年之風姿。卽足求高門。繫援耶。伯爵曰。彼膽大似有把握。公然肆其妄求。初不計後來之窘步。吾意非斥其微薄。但此中尙有無限之艱難。此子冒昧逾恆。寧非怪事。實則吾之初念。亦非無意。但後患滋深。故不敢公然領諾。夫人曰。此少年固美麗而英偉。然吾女安能淪入貧家。伯爵曰。門戶固不相當。然二人之情愛。

逾常。實出意料之外。吾近日頗悔。漫引其人爲我門客。夫人曰。吾一見此人。心卽憂懣。天下如此美少年。女子見之。未有不動。幸爾斬釘截鐵。峻絕其人。不然。事且殆矣。伯爵曰。吾以遊戲之事。斥之。然路白忒之心。尙堅如鐵石。夫人曰。吾若許其人。寧非狂易病發。後來貧不自聊。不寧貽愛女之怨耶。伯爵曰。路白忒言芝鶯已以終身許之。夫人曰。吾女僅十七。乳臭未乾。胡知愛情。爲何物。伯爵曰。此事果力。斬之。則迹同謀害。吾女夫人曰。妄哉。爲之終身設想。正所以益何名爲害。且吾女尙幼。責在二親。彼路白忒。一年僅有數百鎊。吾卽決然以貴女字窮郎耶。今法當驅路白忒於外。待芝鶯嫁後。再爲圖之。伯爵太息曰。傷哉。此子。夫人曰。但憐吾女。此何足憐。芝鶯於路白忒去後。數月當亦漸漸忘之。唯正尼娃方處。吾

家何爲嘿不一言。伯爵曰。或其人亦有所愛。故不質言。夫人曰。正尼娃但愛芝鶯。初未聞有男子之愛。然吾常恨正尼娃。以溺愛芝鶯弗離。往往自失其相壻之機。伯爵曰。以吾思之。正尼娃決得佳壻。夫人曰。吾當摒擋己事。勿再遲遲。吾今當力筭。芝鶯汝亦當以術出路。白忒於外。伯爵曰。可。幸吾樞府中有一良友。卽買何得勳爵。請彼爲我圖之。夫人曰。善。吾在家間。彼二人不聽。覲面汝亦行其策。可也。伯爵仍太息曰。傷哉。孺子。彼初意覲成婚禮。今則一無可望矣。夫人曰。汝勿煦煦爲仁。想半年中。芝鶯必健忘。忘懷之後。再爲相攸。則不致失身於貧漢矣。此時夫人起而出。伯爵獨坐凝思。而芝鶯則無聲入室。以手按伯爵之肩。下淚言曰。吾父何爲以冷語譏路白忒。無乃失老人之忠厚。伯爵曰。舍此峻拒外。無復他

法。但以其言爲兒戲。斥而去之可也。女曰。茲事非兒戲。關女子終身之局。吾父亦知吾二人均互相愛重乎。伯爵曰。芝驚。汝今年僅十七耳。女曰。卽爲七十而愛念亦終弗緩。今年原爲十七。然愛情一動。而世故卽從中而領略。伯爵曰。此事萬不能行。果爾必欲強而爲之。則當待爾母一言而決。女曰。今日之來。特稟白吾翁。非商之吾母也。復以手按伯爵之胸。言曰。吾父最有恩於兒女。凡有所求。匪不嘉許。矧茲事之關我終身。務乞一言。賜我以路白忒。伯爵曰。此焉能予。凡百皆非所靳。惟此事萬無曲從之理。倘吾允爾。爲此輕妄之舉動。不過數年。爾必中悔而責我。女曰。父不知吾之愛路白忒已悉。吾內外之心。身盡與其人。此人。不唯倫敦所無。卽古武士中。亦或未曾見。父親試思天下何事。尙能敵過愛情。天下何

人不尚德性。今德性與愛情。路白忒已兼而有之。此外田產金錢。何能與此二事相較。伯爵曰。芝鶯汝少待之。天下有田產金錢之人。亦未必卽虧德性與愛情。二事芝鶯曰。吾愛不自禁。果失路白忒。吾且終身無歡。伯爵曰。路白忒果去此數月之久。汝當立忘。女曰。吾焉能忘終身之樂。繫諸其人。亦何忘之有。父果不允嫁路白忒者。則後來無妄之災。均今日肇之。吾父願無堅決以斬吾之愛根。伯爵曰。今且緩議。遂欠伸而出。

第四章

夫人者。頗善謀而能斷。此數日。竟使芝鶯與路白忒無晤面之時。一日有客奉訪。夫人忙於酬應。女乃潛出至園次。正徘徊荷花間。忽有人以手按女之肩。曰。吾不信能於是間相見。視之路白忒也。

言曰。吾甚思圖一機會。與爾接談。今茲相見。得意之狀。乃至不能形容。復堅執女手。言曰。吾願不惜吾之性命。得一接吻爲慰。今茲吾二人後來將如何。想伯爵夫人。決有意使我二人不能把握。女曰。吾母或不如是。吾父則以爲求婚之事。出之兒戲。此外一無所聞。路白忒曰。然則彼此不相見。或偶然耶。女曰。或非有意出此路。白忒曰。果如是者。何妨少坐而談心。且使我飽餐秀色。而吾尤願與爾二人相抱。入諸荷花泡中。以死。以畢。吾情。女曰。吾二人舍死外。實無人能間我之深情。路白忒曰。然則吾心長置於爾心之中矣。女曰。然。路白忒曰。吾不患姻緣之不成。以君家先世傳有格言。愛情者可以戰勝。百凡之事。恃此。吾不之恐。女曰。吾家格言善。而徽章則不善。製一赤心。中間貫以一矢。此徽章爲亨利第八皇帝。